

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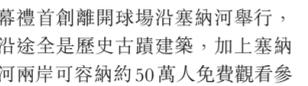
巴黎奧運我來了！

來到今屆奧運的主辦城市——巴黎，成為筆者第十次踏足的奧運主辦城市，與第一次參與的感覺大同小異，因為直到今天，奧運仍是自己十分嚮往的一項工作，所以筆者有如期待學校旅行的學生般，仍是興奮莫名。

提到巴黎奧運，可能近期大家聽到盡是一些較負面的新聞，例如運動員住的選手村沒有提供冷氣，連穿梭巴士也沒有冷氣，令男運動員要脫去上衣抗熱熱浪，加上巴士車長對路線亦不熟悉，轉來轉去也未到目的地，種種問題直指大會安排不恰當。其實這是當初巴黎奧運以環保碳中和作為本次奧運的定位，因此決定不提供冷氣亦是定位的一部分，是否合理則見仁見智；至於車長問題，其實奧運會突然令一個城市額外需要大量車長，所以有很多車長是從其他城市過來幫忙的，如外國運動員一樣初到巴黎，猶記得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，當時的車長向我們表示也是第一次到巴塞羅那，因此本來返回傳媒村的10分鐘車程，行駛了約1個多小時仍在起步點國際廣播中心（IBC）範圍兜兜轉轉，這些問題看來唯有大家好好諒諒包容了。

說到巴黎，本身就是一個極具歷史文化的城市，1924年時巴黎也曾主辦過奧運，正正100年後再在巴黎舉行真的別具意義，所以大家除了觀賞比賽外，也應該在比賽以外去欣賞今次巴黎奧運。就以今屆開幕禮首創離開球場沿塞納河舉行，沿途全是歷史古蹟建築，加上塞納河兩岸可容納約50萬人免費觀看參與，定能為奧運開幕禮創造一個新的感覺；另外，有很多比賽項目都是在景點旁或古代建築物內舉行，大會更把凱旋門、香榭麗舍大道、巴黎鐵塔等改稱成Olympic Park，試想像在巴黎大皇宮博物館等建築內見證現代體育競技之激烈，時空穿梭之感可謂別有一番風味。巴黎畢竟是一個景點古蹟特別多的城市，加上奧運會，所以遊客特別多，一些體育迷也藉着觀賞比賽順道遊玩巴黎，這也是體育與旅遊產業的完美結合。而作為體育傳媒人，到達巴黎，最重要的「景點」就是IBC，這次的IBC與記者中心Main Press Center (MPC) 設在與市中心往返要1個小時車程的巴黎近北地區的展覽中心，對傳媒是不大方便。

筆者今次除了協助香港體育傳媒轉播奧運訊號外，更希望借鑒今次巴黎國際廣播中心建設，加強及更新意念，為來年香港有份主辦的全運會建設一個達國際標準的主媒體中心MMC/IBC，希望香港能有資格成為體育盛事之都，未來能主辦更多國際性的體育賽事。



方寸不亂 方芳

愛搭訕的「她」

朋友來家共聚，飯桌前談笑喧嘩，忽聞遠處有普通話「搭訕」，朋友有點疑惑，大家都安靜下來尋找聲音。為了讓大家安心，馬上介紹這位「客人」出場。

在淘寶淘了一部聲控電風扇，可以不需按鈕，也可不用遙控器，只需吩咐「她」便可運作，「開機」、「關機」、「左右搖頭」、「上下搖頭」、「一檔風/二檔風/三檔風」準確無誤；當然，關鍵是你說的普通話，要讓「她」聽得懂。

在指令風扇運作之前，要稱呼「她」的名字兩次，如果只稱呼一次，「她」就詐傻扮懵，叫對了才有反應。積極工作之餘，有時還積極「搭訕」，因為聲控電風扇對聲音十分敏感，儘管你說廣東話，只要有一兩個語音類及「她」的普通話系統，「她」就會有所回應：「主人，我在！」「主人，我休息了！」與家人閒聊時，有把「口多多」的風扇在旁「搭訕」，難免有點煩心，連忙叫她「去去去！去去去！」家人說，幸好「她」不懂廣東話，否則家無寧日了，日後選購電器也不能挑太多聲控產品，否則來個大合唱便「七國咁亂」了。然而，「她」的存在也大受歡迎，家中小孩子與「她」對話，大大提升學習普通話的興趣。在國際學校就讀的孩子，普通話難不倒她；傳統英文小學和幼稚園的孩子，亦有普通話課，但對着普通話機械人，最初還是有點茫茫然……來個家庭普通話音準大賽，風扇就當了「最佳評判」。

AI新時代的來臨，正在逐步優化，年前酒樓的送餐機械人，光是閃燈不說話；後來與送餐機械人狹路相逢，她會以廣東話語音「唔該借借」請你讓路；最近在酒樓與送餐機械人碰上，「她」索性側身讓路，讓客人先過，可能再發展下去，新一代送餐機械人，或會向客人收取貼士哩！

科技令人驚喜，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。武漢的朋友從家鄉回來告知，他們城市的無人駕駛出租車已在運行中，自主轉動的方向盤，有相當魔幻感，不衝燈、讓行人、不搶道、安全跟車；然而，遇上少少障礙物就堅決不動，造成大塞車，無人駕駛出租車，只聽電腦總台指揮，交通警察上前也無法調動，只能以電話向無人駕駛車總台求助……智駕車還是新技術，需要時間和技術完善。然而，一個智能新時代向我們走來，已是無可抗衡了。



巴黎奧運國際廣播中心入口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林鈞達

父母想孩子總是長江水

下半夜4點鐘就醒了，不是肚子餓，而是因為想老爸了。昨天下午，因為有點事耽誤了回家。昨晚8點鐘才回到家，滿以為老爸一定會在家的，沒想到卻是鐵將軍把門。我跑上二樓連敲了兩遍門，沒有回應。我撥了老爸的手機，卻沒有人接；又撥了一遍，還是沒有人接。我又跑到樓上，重力敲了三下門，還叫了幾聲「爸，老爸」，都沒有人應。我覺得奇怪了，這麼晚了，這麼冷的冬夜，爸爸會去哪兒呢？

我走出自家小院，來到大樓門口，大樓空空如也，除了那盞路燈光禿禿地亮着，沒有人，只有溪裏的水聲嘩啦啦地響着。忽然發現樓角有一座小院的燈亮着，射出一線斜光。我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，連忙加快了腳步趕上去，迎接我的是我曾經教過的學生：「亮古，有看見我的老爸嗎？」亮古回答說，沒在這裏，可能在公主壩。我立即開車前往公主壩，發現一座小店亮着燈，連忙走了上去，老闆娘見了我說：「老師，啥時候回來的？今朝叔沒在我這哦。」我說：「那他都沒在家。」老闆娘往外瞧了瞧，說：「會不會在下面看電影了？」說完就走出店門，往店外的一處角落走去，我抬腳跟着她走了下去。老闆娘高興地說：「真的在

這裏看電影啊。」老爸看到有人走過來，似乎心有靈犀一點通，也往我這裏看，發現是我，連忙站了起來說：「你回來啦。」我立即拉着老爸的手，摸了摸他的衣袖，說：「老爸在這裏看電影啊，會冷嗎？」老爸像一個孩子似的，開心地回答道：「不會冷，一點也不冷。你看，我穿很多衣服。」我瞧了瞧他的衣着，感覺還好，就貼近他的耳朵旁跟他說：「我帶了兩盤菜回來給你了，還有掛曆和綠豆餅。」放電影的聲音太大，老爸也不知道有沒有聽清楚我說的話，只是呢喃了一句：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」我拉着老爸的手，慢慢地跟着他一起走出了電影場。

回到家，老爸一看見灶頭上放着的東西，就嘆道：「怎麼拿那麼多肉回來，又夠我吃好幾天了。」我知道老爸平時很少吃肉，最多就吃一點五花肉，連忙回答道：「就兩盤。你蒸一下就可以了，蒸爛來吃。」老爸連忙把東西拿進屋裏，先把掛曆掛上，很滿意地欣賞了一番。我說：「這個字夠大吧？」老爸很欣慰地說：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」我在心底裏感覺不好受：這本掛曆來遲了，又讓老爸等了十多天。因為老人家眼睛不太好使，常常需要大字體才看得清楚。我連忙上去想將那本舊的拿下來，老爸連

忙說：「不急不急，明天我自己來換就可以。」然後坐下，立即煮開水，想要泡茶。我看了連忙阻止，我說：「不要泡茶了，不要泡了，我想趕回縣城去。」老爸見我要立即走，就站了起來：「那我們現在去拔一點青菜上去。」我連忙阻止說：「不要了，現在這麼晚了，下次來吧。」老爸說：「你下午也不先打電話給我，我好先拔好等你。」我說了：「算了吧，不麻煩了。」我心裏想，如果我提前打電話告訴你了，又不知道要讓你等多久了。

其實，老爸種的菜非常好吃，連我的小孫子小孫女都愛吃。沒施一點化肥不說，還不用農藥，經常早上起來或者晚上要吃飯之前就出去抓蟲子。菜葉很漂亮，油光光亮的，綠綠的，大大的，沒什麼蟲子吃過的窟窿。他說，我不能施藥，要不然你臨時回來了，而我又給菜施農藥了，那怎麼辦啊。我心裏一驚，原來老爸不施肥，不僅是為了環保，不僅是為了原生態，也不是為了打發時間，更不是為了省點錢，而是擔心我回來摘不上菜啊。我的心底不由一顫：天下父母心啊！我何時才能學到呢？

現在醒來，我真後悔，沒能留下來陪老爸泡一泡茶，多待一會時間，哪怕是一泡茶的功夫。



書聲蘭語 廖書蘭

讀簡漢生《詩情話義》有感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我以「亞洲華文作家協會」的香港代表，赴台北參加「世界華文作家協會」會員代表大會時，曾經見過簡漢生教授，當時他宴請我們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；宴席前，對他的祝酒辭印象深刻，展現了他的口才和學識，聽他一席講話，不由得敬之為棟樑之才、國之重器。

近日簡教授出版《詩情話義》一書，我展卷拜覽數日，對他創作詩詞的天才，對國學深厚的造詣，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視，及對台海形勢、國際關係等等的宏觀縱析論述亦甚為佩服。《詩情話義》可說是他大半生的際遇紀實，分為人、事、地、悟、文五大輯，內容豐富多元，有對蒙古、新疆、西北、西南物產風光的讚美，也有對巴西、南美的人文地理生態描述，每一篇詩文都是他親身的經歷感受。

有台灣政壇人物吳伯雄、宋楚瑜，前台北市長黃大洲，台灣大學老同學陳泰然，巴西老同事許啟泰的推薦序，在5人的推薦序文中，不約而同地公認簡漢生重情重義；誠如陳泰然所說：「漢生兄重情，包括親情、友情、愛情，乃至於對人類與自然的民胞物與之情。」提到重義，即如吳伯雄所說：「是指的忠孝節義、朋友之義、江湖之義、民族大義。」再如宋楚瑜所說：「針對全書10篇敘事散文，不僅展現漢生兄對其生平所

見所聞之描繪及評價，同時亦充分抒發深重情感，個人讀後，頗有感觸。」許啟泰說：「漢生兄以一位留美理科博士，對中文造詣如此精深，且古典詩文，腹笥極廣，妙筆行文，亦工書法。」原來簡漢生在初中時，其尊翁即聘專人家教，像傳統私塾一樣，教授古文經史子集。而黃大洲說：「本書除詩詞以外，對現今的國際局勢亦頗多著墨，特別是對中、美、日近代的國情有深刻的分析與感悟，是很值得細讀、參閱的巨著。」

最令我驚嘆的是，簡漢生用了一節篇幅，寫他的初戀情傷，1965年相識，1968年分離兩地，從此漸無音訊，相隔44年後再見，簡漢生寫下三闋刻骨銘心的詞和一首黯然神傷的詩。《詩情話義》容易聯想起詩情畫意，簡教授是取其諧音，我認為有兩層意思：第一，他不僅有一顆澎湃激情的詩心，也是注重義氣的俠客；第二，他的夫人賴淑惠女士是畫家，該書的封面、封底與書中插圖是國畫山水，茂林修竹，斷崖飛瀑，溪邊草亭有人彈琴，石上有人喝茶，都是簡夫人的畫作，由此可見，簡漢生伉儷琴瑟和鳴、夫唱婦隨。



吳伯雄說：「簡漢生著《詩情話義》的話義，指的是忠孝節義、朋友之義、江湖之義、民族大義。」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肚裏有蟲好食福

新加坡宣布16種昆蟲含有高度蛋白質，認為有益人體健康，今後銷售食品中，可容許加入蟋蟀、短翅灶蟋、油葫蘆、黃斑黑蟋蟀以及非洲飛蝗、沙漠蝗蟲、西方蜜蜂、蚱蜢、大麥蟲和大小黃粉蟲、大小蠅、白蟻、獨角仙蟻和家蠶。

什麼短翅灶蟋、油葫蘆、黃粉蟲、蠶螟、蟻、獨角仙，我們城市人真是連蟲名也未聽過，至於非洲飛蝗和沙漠蝗蟲，可以食用的話，令人想起這蝗蝗體豐滿奇壯，曾經視為蝗禍滿天飛日們的洲民，豈非因禍得福，不用捱餓之餘，還可吃到腦滿腸肥？怎麼當時沒有專家發現牠滿身是寶。

可惜16種昆蟲中沒提到螞蟥和禾蟲，筆者小時候倒見過有個長輩親在日本公司買過190g罐裝螞蟥，看他打開後堆滿的螞蟥屍已夠駭人，問我吃不不吃？哪敢跟他分享，事後他也說像吃了一堆垃圾，可真佩服日本人會有這個勇氣和胃口。

至於禾蟲，早就是廣東人出名的農村美食了，「禾蟲郁郁貢，今晚有好鏗！」還是上世紀農村婦女們第一心頭好，有幾句黑色幽默歌謠十分抵死，每年5月禾蟲當

令時，便有人一邊手捧著鉢中活著的禾蟲，一邊開心打趣笑唱：「老公死，老公生，禾蟲過後恨唔返！」饞嘴的老公還笑着和應呢！

禾蟲放入瓦鉢中，配以切碎油條、鰾角粒、陳皮絲和蛋漿炸蒜子，慢火燜至香氣四溢，便是一味無以尚之人間美食，可見我們農村的飲食智慧也先先得驚人，油炸蠶蛹甘香鬆脆，與禾蟲也是絕配。

新加坡政府食安一向最得市民信賴，據知食用昆蟲事前確保百分之百符合食安標準，除了證實非採自野生之外，進口養殖的昆蟲，基質也不容許受到污染和含有病原體，可是檢測體重250斤豬牛基質的病原體還容易，不到半錢重那麼細小的昆蟲，未知如何能夠確保每條都精壯得可以送得入口？



好味道便有胃口。作者供圖



欣有雲萍 王欣

彩虹邨的夏天

夏天的彩虹邨最是可愛。豔陽高照，七彩的外牆，披著斑駁絢爛的光彩，走廊上懸掛着的衣衫和被單，也被染上夏日之光帶來的活力和熱情。暖熱的風輕撫臉頰，思緒也跟着飄浮至數十年的無數個夏日午後。

有著60年歷史的彩虹邨是香港早期興建的公共屋邨之一，被譽為「香港最美屋邨」。60年前香港人住公屋，氣氛和如今大有不同，「每一層都有很多家住戶，長長的走廊上，你會見到大家都是打開房門，經過路過都會打招呼，鄰居們親如一家人。」一位早年住在彩虹邨的「資深街坊」回憶年少時的情形時如是說。

根據這位「資深街坊」的記憶，夏天的彩虹邨，每一層走廊都坐着不少居民，因為大家都沒有空調，打開房門坐在外面，一邊納涼一邊聊天，好不快活。回憶中，誰家煮飯忘記買醬油或蔥薑配菜，總會有好心的鄰居及時送上，絕不會讓這戶人家耽誤了用飯的時間。

彩虹邨年代久遠，為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及考慮到安全因素，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啟動研究彩虹邨的重建工作，讓人最難割捨的是屋邨裏的老店舖。那時候，少年們打完籃球，滿頭大汗，便喜歡到「金漢樓」樓下的鑽石冰室點上一杯凍紅豆冰，再加上一碟沾滿花生醬的西多士，那滋味很多年過去都沒能忘懷。年少時的

味覺和嗅覺，在生命的長河中是「頑固」，長大後無論吃過多少美味珍饈，還是小時候的那口紅豆冰最是解渴消暑。鑽石冰室，已經成為「彩虹邨人」的集體回憶，隨著重建的日子一天天臨近，不知「鑽石」之後還會不會在這裏繼續「閃閃發光」。
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香港人口增長迅速，每一家的子女少則三四個，多則七八個。彩虹邨也一同見證了這股人口蓬勃發展的歷史時期。彩虹邨「金碧樓」樓下的金碧茶樓酒家，每逢週六日或節日，便是屋邨內每個大家庭飲茶聚餐的好地方，八寶鴨、杏汁豬肺湯、錦繡雲吞、蠔豉生菜包……傳統的懷舊菜式更能喚醒人們的味蕾和戀家情節，留下了多少彩虹邨家庭溫馨的回憶！

彩虹邨的孩子們一個個長大，大都離開彩虹邨自創家業，只有他們的父母還留在邨裏安度晚年。「資深街坊」回憶說，九十年代後，逢年過節，彩虹邨附近的馬路經常堵車，而彩虹邨的車位也「擠爆」，原來彩虹邨的孩子們大都事業有成，在外闖出一番天地，個個都開着私家車回來探訪父母、祖父母，拎着大包小包的應節禮品，臉上喜氣洋洋，長輩們也倍感感佩。

若干年後，重建後的彩虹邨不知會有怎樣的一番天地，但人們總相信，任時光飛逝，「彩虹邨」的夏天依然絢爛，這裏還會有我們瑣碎生活中特別真實的美好。



琴台客聚 伍呆果

搬家再記

我們每個人大概都曾有過找東西的魔幻經歷，那就是自己想要找的東西往往在愈想找到它的時候愈找不到，過一段時間，它又會自動出現在我們面前。

我小的時候，外婆見我找不到東西而氣急，告訴我說，每個人的家裏都住着一種調皮的小精靈，它們喜歡看人類着急的樣子，所以會偷偷把人的東西藏起來，要是你不為找不到東西而着急，小精靈覺得不好玩，便會主動將藏起來的東西放回原來的地方。後來看了英國作家J.K.羅琳寫的《哈利波特》系列，裏面有一種家養小精靈，那些擁有魔法的小精靈會為人類做一切家務，把家裏打理得井井有條，這樣的家中自然不會發生找不到東西的事情。

雖然看《哈利波特》的時候我已經成年，但還是會幻想自己可以擁有一個能幹的家養小精靈，尤其是在搬家的時候。

羅琳作品裏能幹的家養小精靈不可能出現在現實中，但我相信外婆告訴過我的那種調皮的小精靈是存在的。因為，在我定下搬家的日期，開始拖拖沓沓收拾東西的時候，便發現這簡直是一場神奇的尋寶之旅。

詩人呂貴品曾送我一套他的作品集，對我來說這套作品集最珍貴之處在於呂老師寫贈言時，起手將我的姓寫成「武」，睿智如他，筆鋒一轉便改成「武不是伍，呆呆是大伍」。搬到別墅後把所有的書都整理一遍，又找過幾次，唯獨找不見呂老師寫了贈言的那本詩集。幾年過去，再度收拾搬家，終於在一個隱秘的角落裏發現它安靜地藏在另一堆書的背後。

平常找不見的幾本書都在打包裝箱的過程中陸續地找了出來，我很喜歡的一隻小耳釘和一隻好看的髮卡也從沙發縫裏翻了出來。幾個大衣櫃很久未曾打開過，在櫃子深處翻出了幾件遍尋不見

的衣服，還有好久不用過的舊手袋，翻翻找找，竟從中找出為數不少的一沓鈔票來……想起外婆說過的小精靈，它們大抵是想和我一起搬到新家吧？因而才一股腦兒地把藏起的東西都還了回來，當作是進入新家的「投名狀」。

因為不想麻煩親戚朋友，儘管搬家需要收拾的東西很多，我亦未請任何人幫忙，獨自一人一面收拾東西，一面又在舊物裏來回穿越着拾拾過去的回憶，好些日過去，打包好的東西還不足一半。這時候，妹妹和妹夫從天而降，僅用了一天時間，就很利索地幫我把家裏一大堆的玻璃器皿和鍋碗瓢盆、茶具等所有瓷器都打好包、裝好箱，替我解決了我畏懼的問題。

想起此前我尚在國外回來時亦是妹妹替我搬的家，便更沒有為《哈利波特》裏的小精靈而感到遺憾，因為我擁有的彷彿會魔法一般的小仙女，比那些小精靈更為珍貴。